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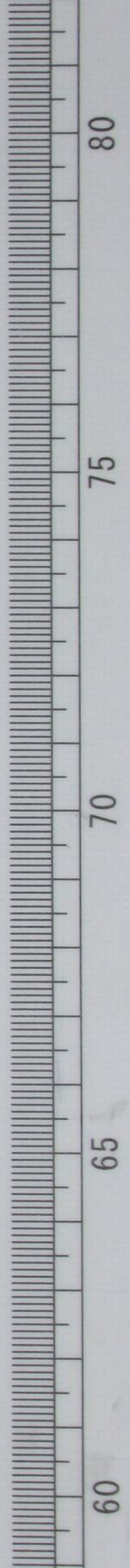
蕉葉扇  
畫本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400

Z852:1



云先生

耐性讀書十數年 主理

缺硯川 恬笔臨筆文煥牙 幸德秋園

博三元 季生裝者生乃是阳府人氏

先父在世在唐玄宗萬千並過更却左

侍郎之取自茲求彼官缺天明京

我父而半徑長者我衣有迎信在案

扇以爲記這此處方堪避而初以

虫文生

耐性讀書十數年 坐破字毡

鉄硯川恬笔搨帛文煥斗 幸法秋園

憶三元 季生裴秀生乃襄陽府人氏

先父在世在唐玄宗駕下坐过吏部左

侍郎之職自玄宗被害英天明宗即

我父南辛經畧結亲我家有祖传蕉葉

扇以為紅定此扇乃雌雄兩柄以雌為聘

日后迎亲以雄扇为凭此扇乃先祖奉  
旨征剿日南跋趾国三年平服国王将  
此扇进贡中原天子念我世祖有功特  
宝扇赐与我家用为镇宅之宝雄扇生水  
生凤雌扇生火生烟水曰尅火凤曰尅烟  
未审何人所造有此牝牡自我父在京为宦  
卅餘年双亲並逝孀生扶柩归葬今以五載

吾自十六歲入庠十七仲舉今乃天子  
恩科秋闈考取丁甲有心前去應試家  
下無人呀只法命院子裴忠了理家事  
他是义仆我無憂矣裴忠那里快來來了

**上老倉头白**

公子有何吩咐是你听吾道來

**唱**

未曾開言面代笑

吾有一言要你所

你自幼年入我府

殷勤効力苦尽忠

至今未聞生異志  
方知你是忠义外  
吾自十六入了泮  
吾今年方十八歲  
我要近京赴秋式  
倘若僥倖身法仲  
那時光宗南耀祖

何曾你有报怨声  
重事可托相保明  
十七件举榜有名  
天子恩科状元洪  
家物託你好看成  
状元及第占龍庭  
回家祭祖另看成

别死他说是如此  
老奴想起一件事  
太甲他南幸经畧  
迎亲全平蕉葉扇  
公子即要赴秋式  
去日完婚入了赘  
吾言及此非无故

裴忠闻言說愿从  
想起幸裴可一宗  
两家爱好定婚盟  
以為聘礼作媒红  
你何不去巴亲成  
將扇代秋闈何愁占鹿庭  
不知可行不可也

秀生聞听说有礼白呵听你所言道也有  
礼明日便是吉期准備起程是如欲占

秋闈考三元喜日吉期会婢婿帅府入

赘无介意

公子

小登科後在朝天

下出芦杞

滿腹錦秀燦經論

文光射斗耀龙门

深通韜畧兵机策

奈何身弱是仇人

孝生芦杞乃蘇州人也我父在明宗駕

下官居兵部左侍郎之職學生在原籍

居住苦讀詩書我自十六歲入泮連科又

仲文舉今秋天子恩科考取天下文才

皇宣遍告我只法應召赴式以待秋闈刁

七快素素

上丑小院子

大口看何吟附速

叔什行粧明日隨我進京赴式。不受十年

穴窗苦怎法成名占龍樓

下出小旦

奉师之命上仙山 採药煉成不老丹  
奴花飛云乃係長安黃河套的人氏自  
奴十二歲在河邊隨父魚船玩耍被彩霞  
聖母度上仙山孝道今以五載只也不在  
其言方才师付命我下山採药只法出洞  
走！**唱**死云拿步回後下舒起荆杖兩竹竿  
煞时出了云霞洞 輕移連步到山前

閃目留神觀山景 樹木森々甚威嚴  
虎豹狼虫梅总鹿 鴻雁刁鶯半空懸  
妃央对一空中舞 成双並無一支單  
兔鳥尚知成双对 何况人間女共男  
想至此間心憂悶 不雁採為坐平川  
吓奴生成真命苦 十岁死了母年殘  
又无姐妹与兄弟 父素年近在家乡

奴佳今年十七岁 随师孝道古洞间

不知何日回家转 不知姐缘在何年

不知是丑或是俊 却不知 上那一篇

正自悽恹忽想起 此时还是空有手

慌忙踏起探百草 探满篮篮转回还

**女上**

仙童上前呼师胆 **白** 师姐原来在此师付

盼你回洞命我前未寻你速了回洞有事告

訴与你如此咱姐妹回洞便 **下** 出聖母

無心观世俗 專意想燒丹 山人彩霞

聖母 **上** 花童 **白** 师付在上弟子稽首 **不肖**

将弟子喚近洞来有何教訓 死事不喚你

前未今該咱师徒无分以滿候你回家孝

父一素你的紅鸾星動二保明宗的江山

为师賜你几件贵宝下山去 **罢** 咳师付弟



子不愿下山，愿随布衣道。你死清福之  
分，乃红尘路上之人，不必多言，只是降魔  
剑一口，保户身体，串云剑成，支專占仿铜  
头，铁背吸魂，解一个专占，至住洛马，锦囊中  
有异文，三道上面有字，照字使用下山  
去已。是。师付受弟子一拜而别，已咳，师付咳

又上卷

奴佳出法洞，来驾云回家便了。

唱

左手掐诀口念咒，双足一踪在云端。  
煞时之间几百里，过了几座城南河。  
今日回家去探父，他老一見必喜欢。  
思下想，云中走，死云回家且不停。  
又言秀才催坐驛，心志义重奔长安。  
此去必到辛府内，须法勒孝念五篇。  
辛府入赘无姻係，但愿文加占一元。

僥倖提名登金榜 裏一列一占朝班  
不言秀生催馬走下 又言芦杞驕刁安  
代省刁七登古道 以上京都考三元  
自竟徑編甚法义 不知由命是由天  
召且不言小言杞下 在表番城仲將官  
契丹王下升大帳 伺候毛袄兵万千  
当先来了闹海兔 凛一威風站帳前

敖里倉都一也来到 耀武松威来占班  
齐集大帳未伺候 白煉旧金鐘罩習戎  
铁布衫上陣不具馬 死腿到陣前俺  
鎮国大元帅闹海兔俺 扶国大將軍敖里倉  
王下升展在此伺候 出反王丹 独堪还城  
哨聚毛袄兵 兵足粮廣堪成了要奪大唐  
坐九重 孤家契丹王撒拉庫在塞北

鉄鎖环城為君轄管六国三川只也不在  
其言昔年玄宗被陳登兒珠要死我父聞  
知此事悖恣大怒發起傾国之兵与玄宗報  
仇雪恨意与推倒李玉凤在立李玉老谁想  
曾杰自潼關請素当今与我父雁門關城  
头相見我父才肯罢兵定就南北結素將  
孤两个妹、配了南朝贾英鬼了我国十

年贡献五年前孤就起兵奪取大唐的江  
山我父執义不肯三年前我父殒天今以  
五載起此粮草豐足国富兵強何不發兵攻打雁門關  
鎮国元帥听令在扶国將軍何在在你二人上帳听令有  
**二將曰**那彥有何調遣孤欲發兵相唐命敖里倉為  
先鋒領兵十萬戰將百員攻打雁門關越日  
行师奔冷下下朔海鬼听令你代領本部人馬

邦有扶國將軍相唐不可有懼并命下  
从来有道成无道 自古无德让有德

散朝回客下

出二丑賦白

杀人為生义

抢奪作本日

吾快二七

吾李四五

兄弟

考以你我指首抢奪為生在只廣五山前劫  
路十分法利暫留此一宗買賣將行李當  
賣目不喫喝以尽今日天气阴密狂风大作

甚是寒冷行人稀少客商必有咱俩何  
不買賣一回言之有理各拿杠子走唱

李四五回身

杠子舒在手

你我去到

廣五山快走

快

快二七有忙

舒棍向前走

今天道是半阴冷了宿

狂风眼难睁

胡子粘住口滿嘴巴子尽是冰

难张口

加有杠子川快跟我走

多棟干柴聚成堆

巴火燭」燎」巴步加 趁时到山口 山勾以里  
避」風溫」手」 避」以多时 忙巴干柴撮  
干柴揀」一大堆 火連緊」一摺打省了吹火  
不住口干柴加大手拿省大風吼」一时  
火省了柴有烟氣嘔 咱倆快」烤渾身  
考脚手」 不言二賊人下 秀生馬上另表  
一人走 接連在說裴秀生 近山口」 二丑賊

二賊又揀柴 閃目東西取 乘」了各騎馬的  
行李有」李四五開言 兄弟那边胆 乘」  
一人是書呆 騎馬走」 咱們等着他  
到只必考手 一棍打倒把馬從 往家走」  
言巴手舒柴 孰火忙脚手 二人安省害人心  
巴命緊」 上秀生馬 秀生凍的渾身战」 白  
改呀好冷」天凍的渾身乱战 可往那里避」空

風在走不遲 呀 你看那邊山勾之內烟氣冲

天必有樵夫考火我何不到那里考上一考

代我拉馬上前 **夏上** 二位兄台請了已某已

考大巴 **咳** 天气甚冷難乘坐驛欲借此

火考手脚容日再謝 **將** 自管考巴枚

了咱们在龍 **如此** 多謝了在我脫下靴子考

曲 **勸手巴** 有礼省杠子巴 **哎呀** **打倒坐** **咳** 只一

杠子可不轻打跪了一動也不動了巴馬拉着快走

有人看見可不是玩的 **不相干的咱们巴他的**

呈衫与他扒下来在走 **使的快剥哇** **唱**

二贼不肯亭 急忙勸手脚 将他呈衫剥

尸首一仞例 摸上被套里 東西却不少

只却是什麼 舒出看多小 一把小扇子

只算什麼字 与他料一也 咱们快上馳

若要有人索 那时走不了 二成拉马可  
占且不用表下芦杞剪刀心 惊的将牙咬  
打马跑如死 欲已庄村找 幸至唐五山  
渐小风鬼小 雾散云也开 日暖风和了  
近了山口来 二目东西瞧 恐怕有多人  
视之踪跡杳 主仆勒<sub>口</sub>口 生内咬呀巴我  
听法声吁噪 正好往前<sub>口</sub>不住回下瞧

救人那咬呀救人那

又听叫救人

声音月近了

闪目一仇观 溝内一人倒 夫上代血光  
衣服全光了 看巴下能<sub>口</sub> 近前连吓悼  
上前用手拉 见他巴牙咬 定身刀<sub>口</sub>言道  
白靖向人兄那里人 以姓甚名谁为  
何 头代血跡倒 与此处呢 咳仁兄要向听  
夫 告诉夫乃襄陽人 以姓裴名彦生 不才  
是

王辰幸人今乃是天子恩科大開秋圍亦在  
近京赴式走只此處被焠盜將行里馬匹奪  
去將打倒幸兵乘命幸总然得生亦身上兵  
衣盤費皆無可也是凍餓而死了了怎么你是  
甲卒人之体竟被賊人陷害实可吓亦是  
菜州之人也是壬辰幸人近京赴式罢了刁七  
打開行里取出良子五兩兵他好作路費碎亦

那旧衫取来是下上等物取到呀裴兄只是  
差衫一件破而為我聖勿見弃咳仁兄如此見  
怜令季生刻骨忘好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此處非久亭之地你我快刀我主仆乘馬雖前仁兄  
相伴刁七有代馬遠路仁兄請下哇天地间有  
此等好人我只一進京倘若法地必報深恩  
將不起只志札正而呀好也幸哉只賊



子将只双靴子並只蕉茶扇留下乃是僥天之倖也唱

倖喜贵宝未失残

穿上靴子舒起扇

忍省疼痛甚惨点

只待扎正望前走

秀生升走占不言

合

在表北番领人馬

毛袄酋長似虎欢

真是人欢馬似豹

下山猛虎魂离潭

兵小到处民塗炭

沿路百姓叫地天

大兵正走毛袄报

大兵未至雁门关

開海兔分附安营寨

准梅明日俩争残

不言反兵出营寨

合在表雁门重魁元

当先杀了一员将

仆阳昆  
顶盔贯

甲站帐前

随后又杀了户衛将

耿丹心黄甫山

又杀一万精兵将

伺候元帥来站班

三咚右必一声喊

希曾杰坐在大帐前 方才并坐人未报

**白**报元帅比知村从天降，有何村事慢，报

**未**是报，报元帅下法知道 寨北茂未兵

人马教了个教 离城十里扎下营 安住营

放大炮 他营中甚左耀 站将魁元俱不弱

也有僚牙唇外生 而分青黄赤白皂

方才烟腾，埋锅巴饭造 明日必来巴阵临

不敢不来报，在探法令下 唯呀好个番王

太也猖狂我主代你，有向亏负之虞竟敢典

谋反似此反復无常，我岂容你，仲位将军

今日契丹造反兵临城下，尔等义款怎来呢

**合**我等愿听元帅调遣，本帅今夜前去偷营

劫寨起他远来人马疲乏，咱兵出其不意攻

其不备成败在此，**卒**愿听元帅号令，口

什阳將軍听令在接本帥令箭一支代三千  
弓箭手人啣梅馬扎口埋伏在牛头峪中  
但听号炮一响从賊營東边杀入違令者斬  
遣下黃甫山听令在接吾令箭一支代領  
三千短刀手捲旂息鼓埋伏朝陽峪但听二更  
之後信炮為計从賊西边杀入違令者斬遣令下  
仲三軍有要你們挑五百精壯兵丁在賊營

南門擊古吶喊引誘賊將出營尔等急急回瀾  
不可違候遣令下本帥自領三千長鎗手从他  
後營門杀入好在他的糧草器械仲將友有  
就此飽食戰飯就此起兵前去埋伏者有  
撒下天羅網準彼打遊魚遣令下三卒白  
昼夜尋更不法宵亭手打梆子  
屁骨搖鈴吾叫套來遣吾扎歪菜遣兄弟

考  
咱们俩奉元帅将令巡营打更方才打  
遇一更咧咱们俩歇去  
走歇去  
上丑兵

正国二台奉了元帅令擊古乱喧嘩吾何吕吾

施張咱们乃是雁门沟的兵夫元帅命咱们在  
馬夫山等候賊若打了二更便去到他营南门  
擊古喧嘩他要出来咱们就跑沟去就放了是  
方才賊若打一更了咱们去到城营南门以外

等候二更便了有礼  
下文上  
离賊营南门

不远了在报可以听见了不大差煞咧等

首罢内丑  
伙計咱们該二更了使的打巴  
二更

卒白  
哎呀二更咧咱们該擊古咧使的咱们

連讓代罵  
有礼打古哇  
内打  
呀賊若出来

受死  
内反白  
哩呀  
了不的  
有偷若的

快报都  
考  
下文上白  
报都  
比知  
何事

南門上有了偷卷的「呀呀只這了法仲毛祆

一齊保守卷蓋「一半齊出南門殺敵去者」

聞惊報「發了毛」 閩內唐將 鞞畧甚了

我兵方至此 远来甚乏劳 以逸代劳之计

超此已我甚勤 我豈不怕毛鉄惧 只將帥伴

把兵招「井轉」 教里倉 心也毛 步川上轉

便已話字 賊兵未劫寨 南門喊者了

快去都楊斌將 难言远走乏劳「開海免

詢言說有礼 一勇齊出杀兒曹「下」 仲毛祆

執銳刀喊声振地 难辞苦劳「下」 齊出南門

外 閃目細覘賄 只見唐兵远遁 其中必

有踦蹺 莫非唐兵有埋伏 怎么不战而

自逃「」 莽元帥 听根苗 总有埋伏 不卦

心稍 你是金鐘罩 难近銳高刀 我煉

布衫是鉄 何惧斧鋸劍刃 都言之言  
有礼一者令下山動搖 齊追趕喊生方  
火把照耀 兵似草梢 追有五六里

賊兵遠之外 勿要舒住唐將 破胆在犯刺皮  
苦，追趕不肯放 放走敵將定不饒下豈

細作探明放信炮白你看賊營南門大開勇  
出無數人馬是有五萬馬上戰將不少俱是耀

馬追趕我國的兵卒去遠咧營內空虛代我

点起信炮便炮响曾白仲將收有只一近營只

許斯杀不準吶喊違令者斬杀上前去白

乱杀一陣反白啞呀了不的了我的媽呀唱

反兵毛袂魂吓殞 俱个下的懶筋转

只是那里来的兵 寅夜近巷川暗算

也不差喊望里杀 好似天塌地塌

总有首長兩都

本勢一概全有現

又且担肩怕弟惊

俱个下的彦色变

免強抄刀上上日

杀上

淨身都是打一战

兵无主帅谁捨生

只好免強去交战

反兵正杰心怕惊

曾

北門曾杰舞刀劍

双手使開点鋼鉞

反兵迂首就遭难

一直来至正中巷

反兵杀死有六半

曾杰杀賊且不言下

黃甫山催馬不代慢

闖近西門堂里杀

也不畏喊使暗算

首有几員將反官

視之一概全有現

死走逃亡血流開

煞时將帥对了面

二人並力杀番兵下

仆胆昆东門舞刀劍

几各都一被刀杀

几个首長伸袖箭

耀武松威堂里杀

反兵誰来在交战

只見毛祇逃與亡 三人口才對了面  
曾述聞言呼二位 曰二位將軍賊老以破  
反兵反將死走逃亡巷中淨情何不將其所  
棄之物搬運回城言之有禮 仆陽將軍  
將他的料草搬運上車从牛头峪回城但見  
他的旌旗回轉便可近城旌旗不回不可言動  
却是為何不走大路將軍不知勢丹加下

有一員將官細作早以探明鎮國元帥鬧海  
免亡征貫戰詩云煉就金鐘罩 手使標  
油錘 上陣不騎馬 双腿快如兔 力大錘  
沉咱不是他的对手 末將謹等將令軍  
校們以奔牛头峪不遠有候下黃甫山所  
令 將他器械搬運从朝阳峪回闕不遠有候  
步上闹海免 你看五古將尽追至城下闕



門簾閉弩箭齊發兵丁不止前近只好回營  
歇息明日在來功也言之有礼下內報報  
都：法知了不的了怎么来了元是只般如此  
唾呀：这还了的仲毛祿有曾杰却营还来回  
城快去却杀救户大营不佳有候下曾馬上  
本冲曾杰方才却营观其他势五頃方圓  
內兵將不足一萬將不过數員不敵重古之

常礼我只法寫表伸奏与今仲將皮反賊人馬  
回轉多时急了晚諭仲將料草器械人馬急  
急入城不可違候下出花飛云旦綠窠一代  
遲二日紫雁双兔窠二妻奴花兔云自从  
未至原藉父女相認喜喜不自勝家  
下並無田苗指看打魚為生喜諸日捕  
魚市河边 奴佳終朝送飯在魚船 唉奴

生來命善思想起來好不悽慘人也

**唱**

獨坐秀戶心思想 吓奴生來命不強

八九步上母親死 十二步上丁山回

爹亡爹近缺後嗣 只有奴佳少紅粧

又无亲族与近户 又无叔孀并伯好

丁山住了正五載 那付命我下山崗

与我几件直小室 交与奴道入錦囊

上面有字至期看 头道錦囊是端阳

又說今歲紅毒動 不知姓李是姓张

想至此间心由恸 也邪二目相思良

今乃二月是春景 爹亡諸日在船倉

冰凍河岸船难走 鑽冰垂勾度日光

端阳还法三月月 只法耐性等时光

思想多会忽想起 該送午飯走一场

煞时之间收什受

粧入呈中出秀房

不言死云闭门之下

表在秀生走慌忙

只日来到黄河岸白你看来在黄河岸

边河内水濶又无桥樑又无船隻可怎么过去

呢呀那边有一支小舟我不免到那边看看若果是

有人求他度我过去上来至河边代我问来

船上有人么老丑内白是谁呀秀生借问

如此少待了上丑原来是位相公老人家

请了秀生有礼白好说不敢还礼过去了

我说礼下於人必有所求有何話講呵秀生

是襄阳人氏性裴名秀生近京赴试如此只

般被害又遇好人解救来到贵處又无桥樑

船支求老人家将我度过河去恩有重报

咳相公只了情叫人作难哪唱花上路

聞言作難作難的狠  
此時乃是暮天景  
有心叫你水上走  
老汗本來愛引好  
上路為難長吁氣  
何須只羨命運蹇  
路費皆死怎么办

相公听我說根元  
聞河水凍兩岸邊  
其水甚空怕是灘  
河邊水大怎擺船  
香生一見叫倉天  
層上累一迂眼難  
偏上过河難引船

莫非該我遭劫數  
想到此間泪如雨  
手提竹篮來送飯  
閃目留神觀南岸  
看此似有悲慈象  
不知是有何原故  
想罢乞畫把爹叫

不也該我一命捐  
系了死云女婬娟  
煞時來到北岸邊  
河邊站立一少年  
只見他中泪連  
二目乞 我何不一問  
喚來爹 快來飯到

白 爹 快來飯到

巴)快些送上船来」  
咳去水甚空二月之时  
其水甚莽倘若失錯就有性命之憂了」  
不方以方才為父上船之時將跳板放在水上  
差无一失何況去日開河有節上前需用水撤  
而冰固朝則堅固 午則撤肘 夕則復聚 夜  
則復封 女兒快上船水」  
岸上站之一人却是那个」  
他是川路之人欲

借船过河所以在此」  
原來如此長言道惻隱之心  
人皆有之爹何必拒之太甚呢」  
非是為父相  
拒之因冰凍河岸其冰甚远 船离北岸甚近  
故此无法摆度」  
可也是呢見看他衣服是綠天  
氣寒冷甚是可怜代我施展法術叫他上船如  
敢仔好你就式式」  
爹將跳板搬在船頭」  
使的  
搬上搬过来」  
好花死云口中念咒用手一

指跳板不长等待何时 **板长** 唯呀哈不

离煞时之间长有教丈探过岸去哈有边

真不离你且在船中 **倉避** 是 **之橋后丑白那**

一相公快些 **上船** 素了 **上** 多謝老人家大恩

異日再報 **好說** 我說闺女呀你到把跳板

摆治过去 **可見** **唱** 口虽答言身不動

好个风流美少年 面虽黄瘦身儒雅

衣衫呈窈体恁全 眉清目秀天生俏

天廷宝满他商方元 恰才想起师付语

说我婚動在今年果恁如此到罢了

阿郎院佛念千番 此人道随奴的义

无有元分是往出 要不了 他过去呢 代我打恭

只竟自捨恁千怜 **我说** 闺女呀快打恭他过

去搭 **上跳板** 是 **口** 虽答言身不動

我何不鄉住那地

主义一定開口把文叫

白爹呀你老只来

又說敘呀

哎，約

那人姓敘呀

可叫敘呀

方才問過他是襄陽人氏

姓甚名誰

姓裴名秀生是个年人上京应试路過廣武山

近賊人將他的行李馬匹衣服尽皆奪去后

逢好人打救才得活幸得素至此處

唉

爹呀

你問他家可有父母兄弟弄嫂死有呢

使的只个裴相公可咱們說會子話在走我問

你家中还有何人

父母双亡終鮮兄弟孝生

哦

只是了

回头

闺女他是李家的

怎么講呢

一丸子

爹呀

又說敘

你在問

他娶了

咳，約

你叫我問他娶了咳，約，收有

可不是你問他娶了媳婦收有

哈，只孩

子可有了出息了只个話都問出口来咧

只话怎么问法呢 你老向去罢子的 唉巴以  
问去不咧 回身 上个我问你成了家就有呢  
虽未成室早以定下了 是定何人之女呀  
南径畧辛大元帅结亲 唉 就是个回他  
虽未成室早以定下辛径畧之女咧 唉 真爽  
真乃丧气 **唱**  
闷所定下辛家女  
默、无言不快活  
师付说我婚姻动

诨我二人巧会合  
能比此人念陈陀  
秀生代笑巴话说  
日没前系报恩德  
听我一、向你说  
唐室甫基有功德  
簪英之后不作恶

不知道言是那  
柬帖之不言死云胡思想  
请问老丈何名姓  
上路说是不用谢  
老汗姓花名上路  
虽定分良善是安宦  
花魁是我七辈的祖



南唐定就錦山河  
皮運不忙起風波  
火焚蒼敖了不忙  
祖母也就見同羅  
一概免究有恩德

傳至祖父花成房  
皮居忌蒼位不小  
祖父驚怒下世去  
天子怜念功臣后  
祖父為皮多中正

家內空虛无奈何

故此守葬黃河岸

小老兒

指看打魚善處多

話以說完是以此

身低

云若注

一老人

到那邊去也可是

有不知道來元元

唱

一箇說叫搭跳板

巴只个是情望了晚  
闺女呀快巴跳板摆治

家作巴音生度过河去也

南唐定就錦山河  
收運不牝起風波  
火焚蒼敖了不化  
祖母也就見白羅  
一概免究有恩德

傳至祖父花成房  
收居總蒼位不小  
祖父驚怒下世去  
天子怜念功臣后  
祖父為收多中正

家內空虛无奈何

故此守葬黃河岸

小老兒指肩打魚善處多

語以說完是以此

長言身貧莫言宗祖貴英雄何福出身低  
元來老人家亦是宦家子弟孝生此去若注  
寸近天子駕前必要一荐如此多謝了老人  
家快巴孝生度過河去巴哩呀只顧說話了  
巴只个是情望了呢闺女呀快巴跳板擺治  
到那邊去巴唱一聞說叫搭跳板  
是咱的心中只是乱扑登  
不知道有元分來无元分

我总是  
恋其才 见爱其容

闺女呀快搭跳板已

且口中答应说也罢

何必怜惜只恐生

想已指指念咒语

熬时间过北岸冰  
跳板搭过北岸冰

秀生一見祝奇怪

此女果点有神通

走下船来施一礼

多谢老丈过用情

别先在言我去也

顺有大路望前川

眼见裴生下船去

心中难捨目不转睛

见他奔过庄村去

咳看不真咧影无踪

乍见心爱热如火

此时间真冷如水  
一因高真冷如水

死云出神呆邪道

上路了见罢悟明

天不早了回去已

花死云忘裴秀生  
念：不忘裴秀生

是咱的该不家去呀

无好拉气已船下

慢踱系足回家中下

总走了见只光景

了头心可我早明

分明爱上裴秀士

必走不了胡塗虫

单等姓裴回来了

将他抓住不放松

必要招个承嗣婿

靠他养老而送终

咳

我该忘了收吃饭呢

只是在此混活累

船仓用饭且不表

在表总管名洪成

闲暇无是书房坐

白

武勇身為贱

自悔可差

俺洪成乃

宣花府人氏自五年前近京赴式奈何命運

衰微大病临头候了科坊一病三月有餘将衣服

尽皆卖尽才忘病体全愈可恨店家见我死

有盤费将行李折算店时撵出店外那时

我才病好此身弱如棉腹内无食如何是好

那时多少无奈欲出城去尸城河中自尽谁想逢

畧幸元帅公幹而回见我身多面瘦而衣泪

痕将我代回府中盤向底里我就明言相

告辛大老，念我是武舉之體，十分恭敬。在府中住了十數日，那天辛老早朝中，天子賜下，是辛老親自相陪，對北談兵，吃了个動，大醉，誰想醉後，信口說出，情愿與他為奴。辛老不肯，那時我醉眼朦朧，心裏現有筆硯，我就出名畫押，立了一紙文約，永遠在其府為奴。辛老收了，又約當時將我名姓，入冊部，五年有餘。辛老代我，真是天高地厚，放了我，大德管一名卷，真是呼百諾，只也不在話下。今日辛老早朝未回，不免到府外閑散一回，則可唱。只身离坐閑散步，煞時來至府門外，東瞻西望看祥瑞，也有也有貧寒富，也有買賣南徑高，看，一回心困倦。

坐在一功夢黃梁

恍成入了南柯夢

因在表秀生走慌忙

身上无衣甚是苦

速一川走免受凉

煞时之间将城进

访向辛府在那鄉

見一大汗驟門功

問明來至府門外

上

只法叫他去傳丙

免受冻飢法安康

想已近前忙呼喚

生受家醒來

成

恍成伸拳犯口

略撮二目睜開眼呼身是人 站一功

見他面目黑又瘦 身上穿的破衣裳

此人定是是乞丐 前來討飯到門功

看巴瞪目舌斷喝 白 咳你只人好生无

礼既來討飯也當看 是行地界此乃辛

大元帥府也須你胡吵乱叫的嗎 受家

不要動怒秀生並非乞丐乃襄陽府裴

侍郎之子裴秀生前來殺棄望初傳西  
住了好个大胆乞馬喝吉斷喝 怒冲冠  
你只乞馬 胆大包天 堂公候府  
竟敢胡乱言 渾身衣帽不整 面目  
鬼判一般 冒認官系該何罪 就該斧  
剝而鑊顛裴秀生 不奈煩 恨受之語  
竟見偏談 誰敢來到此 卹府已系聯

本具只般如此 才洛韞袍衣空 快去而報  
辛下晚 何苦向我說匪言 你不必 善差纏  
劝你急早 奔走阳凶 如敢在言語 叫你  
染黃泉 考了多系不少 豈有你只劣酸  
快走快走你快走 不志刻下用繩拴 唉也  
双眉舒 眼瞪元 你只奴才 胆大包天  
竟敢藐視我 只内出狂言 我是辛府婿

入贅方到長安 你敢綁住那一个 見元冲

斥言叫尔一命捐 哎呀法成恸 走向前

伸手抓住 破衤衣衫 咕咚摔在地 按倒

在平川 方欲揚拳便打 内鳴鑼喝道

忽听喊道者喧 随從人役來府外 咳

且饒你狗命全 下心中氣 战一周 慌忙

色起 立在一边 单等岳父來到

陳說受辱之言 忠 幸忠早以眼見

此人熟識面 危上到了門前認的了 苦隔几

載認的全 下了坐驛忙問 白 你不是襄陽

府裴公子么 正是吏部侍郎裴玉之子裴秀

生來至貴府 好請到府中一叙 下 忽上成

哎呀不好了 只个窮酸果是裴秀生 方才被我

辱沒了一場 我必吃他之害 咳 我不免去列公房



看是如向見机而以便以下上幸裴白岳父  
請上受小婿一拜妾婿免礼請坐有坐妾婿  
此素必非死故一素赴式二素咳素現蕉葉扇  
只就見了妾婿住在淑府以待卜了吉期成礼  
任憑尊意蕉葉扇在此就請收過了代我收過  
上請成裴白咳請問岳父此位何人他是淑府  
總管咳好一个大總管咳妾婿何出此言

岳父不必下問小婿承他照面就是了咳  
明白了幸國太那里快素素了上小才生答  
有何吩咐只是襄陽府你姐夫裴生到了  
快取衣服与你姐夫換上請在書房將只柄  
蕉葉扇交与你姐夫收存等合盃之時一並  
供在佛堂秋圍之後焉夙全築蕉葉扇會  
归旧主快去是姐夫請下忠咳請成有

是你作的好子已小人未作什么不好之子

哇哼跪老夫亲眼法见还敢巧变硬唱

用手一指骂作成 怒髮冲冠声断喝

奴才小事胆色天 伴事无端真可恶

别的事而我不知 今日辱及我娇客

府门一外亲眼观 还想巧变支喉过

秀生虽穷是幸人 前未入赘钟鼓乐

礼马迎请近府中 门外吵嚷为什么

见你将他按流平 还敢搥打为万恶

幸虧老夫下朝来 你才松手忙闪过

慢说是吾门婿来 就是乞出当客教

你今无法又无天 老夫断然不容过

今日若<sup>不</sup>是将你责 你必胆大常惹耐

月說月恼怒冲冠 立目横眉声断喝

家人快來听分付 **白** 家將快來 **來了** 老了

有何分付 **你** 傳府中軍卒來見 **路下** 唯府中

軍卒听真 老了 有令命你們牙房回話 **啫**

**上卒** 軍卒與老丁叩頭 **你們** 將烤成拉下

重責卅大棍以械下次 **啫** 拉下打完 **上卒白**

丙丁刑杖以必起去府外伺候 **是** 下烤成只

里來 **來了** **上跪** 張成非怪老丁忍心重責與你

只目你丁子死法死天往自尋大縱性胡為

不過今日指教與你 我看你也不能治家

治國不過是 今僑自持之後 嫌貧愛富之

輩不足為用之人 余有 傳辛青來見 **來了** **上武生**

老丁在上辛青叩頭 **不肖起來** 是 辛青 有 只目烤

成有此之過 看他不能治子自今以後你為總

管凡子須要緊慎上順與家主下順與奴仆

才是總管之道。禮聘成府下幫辦一齊下去。

口口惡奴才可敢引杖。真是無法又死天下。

**上烤成** 唯呀好打呀。是好打只。因在外一時忿怒。

搥打裴生被老中看見。將我重打。大棍疼痛。

難當。只是無法可使。我想此處也住不的。

有裴生在此。而我終是不對。日後必受他之

害。欲待辭之。回家。怎奈我又是入冊之人。主人

斷不容叫。我无可耐何。老中自今以後也不能

恩代。與我了。只却如何是好。哦。有了我此時間

質身為奴。是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我不免

奔了辛府。去投契丹便了。且住。我想去投

北國。並無引荐之人。也是死及。於是只是又難也

哦。有了我。既與辛忠絕情。斷又我。豈冷爾佛堂

之中。現有蕉葉扇。老中亦曾說。過此扇出

慶來立只般如此可成無價之寶推扇送與后  
堂我不免到佛堂盜扇去投契丹便了

赴出龍潭岸穴地 跳過煩惱是非坑下

**出小旦**春宵一刻值千金 花有清香月有陰

歌管樓台聲細 秋千院洛夜沉沉 奴佳幸

玉蘭年方二八自幼聘與襄陽府裴侍郎之公  
子裴秀生為妻裴老了一病而終公子扶靈回

歸原籍至今五載音信全無奴佳年以筭及好

叫人憂悶 **上了環** 哎呀姑娘呵你老可大喜了

死了頭我乃深閨幼女那里來的喜呢 **說起** 只个

喜來姑外可是喜出望外听奴婢告雨姑外 **唱**

未从說話吟一笑 姑外听我講分明

奴婢上房已安問 問安以必務回程

才出房門有客到 下的奴佳回房中

那里来的客呢

太守手拉一秀士

进房那人巴礼口

咳可到自是谁地

见了太乙大礼

口内连巴岳母称

吓死了头可道自是谁地

家住湖北襄阳府

姓裴名见叫秀生

哎呀哟敢自是他呀

可不是他是那个

路上只般遭了凶

府外以曾受羞辱

太守怒打那此成

该打那鬼奴谁叫他横这

太守有辜青为受总

托明一全近后庭

那裴公子是作煞来咧

一为近京来赴式

二为入赘巴亲成

可头你姑个人品如何呢

人品俊的夸不尽

恰似天上左金童

那太守怎么说来这呢

太守太乙心欢喜

择日定要巴亲成

奴婢特的来报喜

说巴一幼笑英乙

玉兰小姐心大悦 後又思之意不寧  
何不如此只般作白我想裴郎此素入贅  
故志是喜但此時的贅合豈秋闈赴式惟  
恐裴郎貪志新婚能候功名豈不遺笑於  
大方奴不免休出一封達與裴郎他若有  
志便是忿志讀書他若不從也只可听从而  
矣代我寫來寫完上辛國太姐！這是在

葉扇爹命姐！收存候花燭之後一合供在佛

堂請姐！收過了是知道兄弟我只里有五

字一封你拿去與你姐夫觀看去是下裴郎

！你想花燭而後考急知奴名後通下

叫你成出秀生藝業文宣法聖門專心忿志几度

孝生裴秀生自从来到辛府岳父母將我家

寓內中房此處正好勤讀上忠白啾啾黃婿在

岳父來了請坐只道有坐哦今日早朝岳父  
可有什么子故並無別子只回琉球國三年  
未末納貢天子欽命開國公殷金罍為卿  
往琉球國催貢又風聞雲南土寇播攬庶  
黎不安那提兵平賊摺本進京奏至天子  
欽命老夫云南賞軍目下就要失信妾婿  
賞軍聖旨催下乃是君命召不俟駕而行

但不知秋闈日期仍照旧章臣擇選九月

十八日赴考天子欽命大學士魏正忠為文  
科師長保國公牛猛為武畧宗師臣就是

**上國太**

哦爹下朝回來了只裏有少字一封

叫爹與姐丈觀看只等與你姐夫觀看

妾婿自己念來是代我看來呀只是小姐秀

東岳父請看已不知有何子故妾婿請看



念前老夫所承其詳如此代我念来 唱

折開封皮鋪卓案 从头只尾念分明

上寫辛氏玉三女 字達郎君裴相公

聞君進京来赴式 現扇入贊我府中

晏尔新婚虽云喜 奴住自竟不順情

你本是 且不可 昏悞功名

玉堂金 馬三季士 目自新 才法仲舉孝廉公

岳父何故不欢吾当敬之 吟即棄婿忘之而

不娶非老夫食言忘信乞勿見罪 罪將說不敢

辛青快束束 回老了有何不付 你去不付

打掃花園明月軒 那里排晏命必童那里

候候快去 是一紙之玉 誓言思家 传递魚

東不順情下 上黃甫山馬 奉命去离雁门关

搬兵取救奔長安 俺皇甫山奉元帥之命

捧定哀表近京救求晚以夜宿來到長安  
只先去到兵部府投文便下出好外蘆花

伶牙利齒在當朝 位居侍郎享字爵

老夫芦雄在 明宗駕下稱臣官居侍郎

之成乃蘇州人氏膝下一子名喚芦叔昨日

東京赴武我有一妹一配布辛忠為妻我弟

妹丈終是不睦上介丙了今有雁門關來文

彼吾虽則乾坤定 尚且大礼还未行

要想洞房花烛夜 必須金榜掛了名

今科若是不法仲 鐘鼓樂之豈不長

若法有志身榮貴 燕鳳自大雙兔鳴

非怪奴佳先羞耻 裴郎莫把奴看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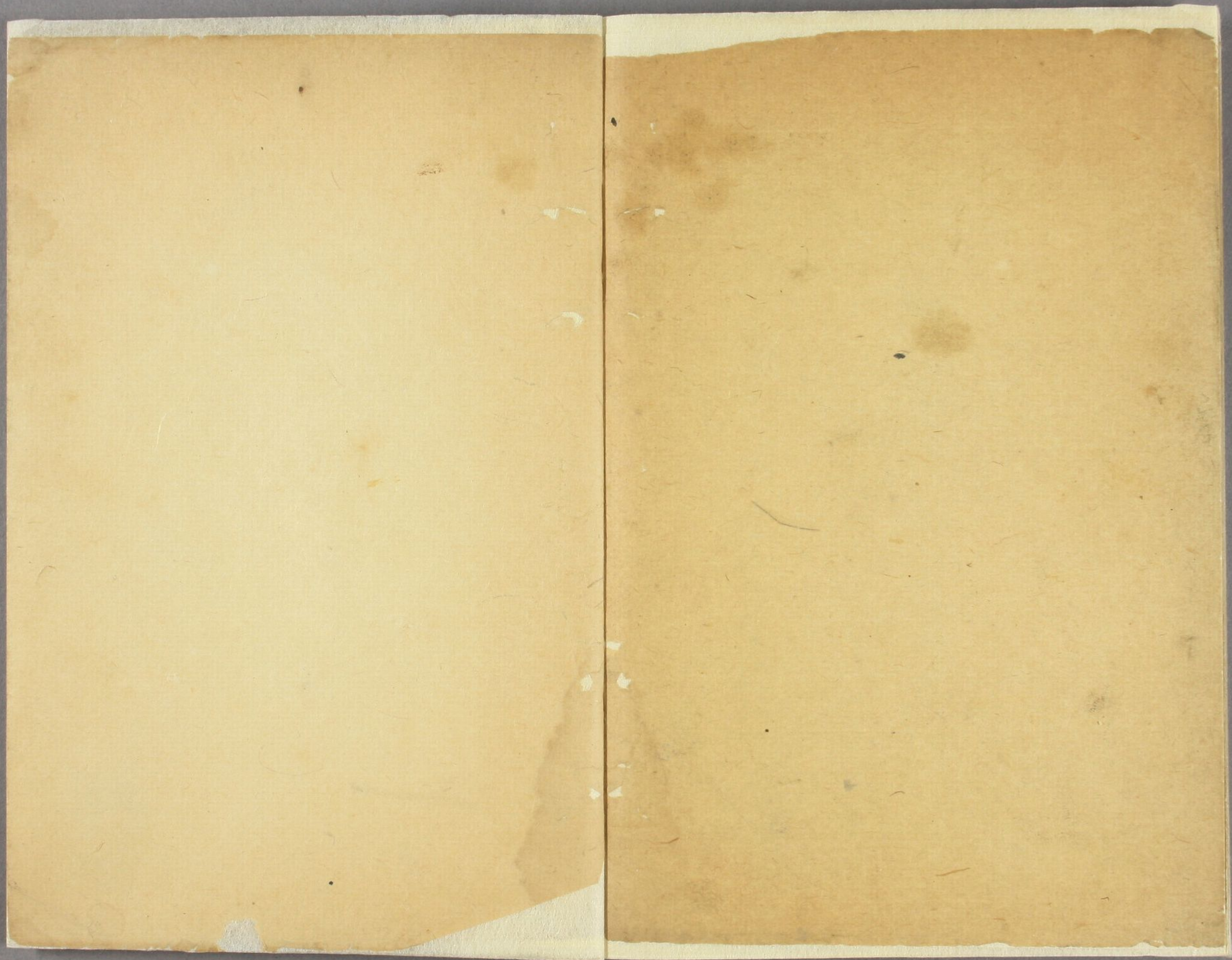
餘不多言是如此 望郎展轉真酌川

看完必字心大悅回好小姐真是女中

奎首我看此女真可大慰吾心我止速卜吉期  
早成大礼奈何皇宣下降身不由己只好首  
你岳母作主又有只逆女无知倚仗其駕  
前是為死耻止昏避礼是為死羞吾必当  
深加責治岳父不必嗔怒小胆此奉更為兩  
全傳女度志警教愚蒙是為有志令吾  
止婚以困上近是為有節似此節志之人

投到咱府請了过目呈上是代我看來哦  
原可哀表一道不敢自尊人素代馬上朝下

共六十一



殘食

